



首页 → 学术文章 → 性和婚姻伦理

乔新生：性别歧视的历史与现实坐标

2006年2月21日，美国哈佛大学网站公布其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将在2005至2006年学年结束时辞去校长职务。这位前美国财政部部长自担任校长以来，一直难以与学校的教师建立融洽的关系，特别是他关于女性学理逊于男性的观点一直受到批评。他在哈佛网站发布的公开信中承认，“我很不情愿地得出如下结论：我与艺术和科学学院部分教职员的矛盾已经使我无法推进我认为对哈佛未来至关重要的复兴议程。因此，我认为哈佛的最好出路是选择新领袖。”哈佛大学的艺术和科学学院曾经于2005年对校长萨默斯集体投出不信任票，其院长已经于2006年1月27日宣布将在年底辞职，艺术和科学学院决定于2006年2月28日再次对萨默斯进行不信任投票。为了避免局势恶化，哈佛大学校长不得不提前宣布辞职。（《联合早报》2006年2月22日）

与此同时，英国《每日电讯报》传出消息，美国的《科学》杂志决定拒绝刊登“男女思维方式有别”的学术文章，拒绝的理由是，文章没有解释“如何应对性别问题”。（转引自《中国青年报》2006年2月22日）这种近乎强词夺理的拒绝方式，说明西方学术界在男女性别问题上，几乎到了噤若寒蝉的地步。

不论是哈佛大学校长的个人言论，还是《科学》杂志在长达7个月的审稿过程中，对这一话题的敏感程度，都说明在性别歧视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余地。如果说萨默斯校长个人的言论有可能会影响到哈佛大学女教师个人利益问题，那么学术刊物发表相关学术研究文章，则纯粹是为了进行学术讨论。拒绝这样的学术文章，当然可以找出其中的“学术”理由，但是从深层次来看，《科学》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们显然不愿意因此而惹上麻烦。

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我们无时不处在枷锁之中。学术自由乃至言论自由，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被彻底地牺牲了。这就是历史，因为曾经发生过歧视，所以，应当避免谈论这一话题，就好像曾经受伤，所以避免揭开伤疤一样。这就是历史的禁忌。在欧洲，妇女取得合法选举权，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政治地位，还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无论是在黑暗的中世纪，还是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妇女都没有真正取得平等的社会地位。随着上个世纪中期兴起的女权主义，人类文明的曙光第一次照耀在女性的身上。经过上个世纪60年代女权的大解放，整个西方社会的秩序几乎彻底改变了模样。在社会上，女性取得了与男性同样的工作机会，在家庭里，女性取得了与男性同样的经济地位，甚至在卧室里，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形式上处于和谐之中。然而，在彬彬有礼的背后，仍然隐含着许多深层次的歧视。女性可以参加工作，但是薪水和升职的机会却少于男性，在家庭里男女地位平等，但是，女性更多地承担家务劳动。这种看似在自觉自愿基础之上而产生的歧视深深地刺痛了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女性知识分子，他们迫切希望身体力行，永远消除这种人类历史发展中产生的性别歧视。但是，在有些时候他们的呼声成为了社会嘲笑的对象，甚至她们的所作所为被社会所不容。她们是一群被历史深深伤害的弱势群体，她们迫切需要理解和尊重。然而在呐喊和叛逆的过程中，有的人却不幸牺牲。

我们关注歧视问题，是因为我们天生不平等。但是，在语言禁忌、学术禁忌的背后，会不会出现新的歧视行为呢？假如因为避免歧视而拒绝有关讨论，假如因为害怕歧视而制定针对另外群体的反对性骚扰的法律，那么，会不会在改变强弱力量对比的同时，制造新的不平等或者歧视呢？

人类历史就是在动态的不平衡中向前发展。我们如果刻意追求静态的平衡或者平等，其结果可能会阻碍历史发展的进程。在西方文明社会，存在着许多社交禁忌、政治禁忌、宗教禁忌等等，这些禁忌有些已经成为文明礼仪准则，代代相传，有的则成为政治理念，写入某些政党的政治纲领中，有的则成为法律，指导着人们的行为。我们固然要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教训，小心地触摸甚至完全禁止触摸某些禁忌，但我们也需要扪心自问，这些禁忌的历史渊源何在，他们将会对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产生怎样深刻的影响。我们应该成为现实主义者，但是为了我们人类的理想，我们有必要理性地思考文明社会中各种禁忌的命运和前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思考因为歧视而产生的禁忌，是为了更好地避免类似的伤痛。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科技中国》2006年0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sethics@yahoo.com.cn